



何元朗筆叢說於當世利弊風俗  
流澆尤親切言之付世特罕以  
其活字刷印故久



卷之十卷後家白玉觀者極多三  
代物不檢甚矣明人著述新法  
生也病于以美以素之



此活字本多有倒字心亦見<sup>當</sup>時之徒也  
三美大業吳序高吳字而後加戲身四卷四三曰

癸丑二月六日注

石達閣主人假誤一過皆端朱書有拓印  
以此天子不能又謂衡山小阜皆惡札三訂廷  
神誤以向誤廷神當即雲間真七龍雲  
仰此以數系動之評若六明雲間人稍後於  
拓湖乙書法神似虞秘監宜告敬請  
衡也惜不不任何許人為之惘李孫的說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十六卷南京翰林院  
孔目拓湖先生何公著也公所著  
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  
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公家  
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  
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  
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

天津圖書  
館藏

旨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鑿空多  
本之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嘗曰經  
猶本草史即藥按也捨此而欲以  
濟世無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  
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其  
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  
去之若浼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  
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

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  
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  
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  
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吳臺  
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  
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  
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  
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

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  
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  
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  
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藏之胷中今  
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  
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願公數語以  
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  
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

之風猷一時之談譎旁及字畫歌  
曲之伎竺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  
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  
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  
者類也夫譚經者棄註疏而守一  
家之傳註以為筌蹄論文者背古  
始而侈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  
人者以一青而掩其大節經國者

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  
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  
視成憲為故牒以紛更為任事議  
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今  
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  
息者第習既相沿胥懷之而不敢  
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賈生之志  
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

古為能吏以字民守法為政捐苛  
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  
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  
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憲也昔  
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  
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  
嘗不致意苟志行瓌瑋亦何嫌於  
該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

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葆與  
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  
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  
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未學  
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橋  
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  
薄自文其視公之閱博不直小巫  
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

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  
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  
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  
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蘓長公有  
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虫吐  
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  
埽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  
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

若浼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  
術荒落少為公賞識留都時志業  
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  
受有王蔡之好室邇芝蘭炊汲在  
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  
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  
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十六卷四友齋者何子宴  
息處也何子讀書類思日處四友齋中  
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十  
六卷云四友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  
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  
藪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々然荒穢蕪  
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脞也孔安國



曰叢脞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則冗々不可為用者也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畧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懌如此蓋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性理錯迤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輒大肆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復有倫脊即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

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  
固未聞元聲叟寤語之說者耶夫寤語  
者寐語也寐中之語此誣妄之極也寤  
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寐  
而寤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沒齒  
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晝為乞  
兒夜而夢為帝王處於王宮袞冕黼黻  
南面以臨諸侯亦有晝為帝王處王宮  
袞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  
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間顛倒謬悠何所  
不有余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  
為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  
而不為君子耶則余說之為寤為寐為  
君子為小人余蓋不得而定之也則是  
君子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間余既不能  
辨識而別白之况寤時之寤語其孰為

是孰為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  
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寤語者  
示之苟見之者曰此何子之寤語也則  
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  
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  
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身良俊方在寐  
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  
海何良俊書於香巖精舍

四友齋叢說目錄



卷之一

經一

卷之二

經二

卷之三

經三

卷之四

經四



卷之五

史一

卷之六

史二

卷之七

史三

卷之八

史四

卷之九

史五

卷之十

史六

卷之十一

史七

卷之十二

史八

卷之十三

子一

卷之十四

子二

卷之十五

釋道一

卷之十六

釋道二

卷之十七

文一

卷之十八

詩一

卷之十九

詩二

卷之二十

書

卷之二十一

畫

卷之二十二

求志

卷之二十三

娛生

卷之二十四

正俗

卷之二十五

考文

卷之二十六

詞曲

四友齋叢說目錄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

華亭何良

俊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為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有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

者安可不專志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  
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  
四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  
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  
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  
後世以樂經并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  
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  
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  
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  
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  
幾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  
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

孔穎達邢 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  
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  
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湏自竭其  
力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三釜五鼎不  
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未足爲顯使  
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以竊祿爲能

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  
若要讀經先湏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  
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韻會  
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  
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  
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  
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



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識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洛書緯如甄耀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緯故諸儒作此以希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興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經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二義如何將來混解况蓍草亦衆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蓍草自然莖長而叢密與衆卉等耳何獨於蓍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只是生蓍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

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著求卦之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數以著扚之則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

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猶為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為雞然雞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牽合實為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飛而實不從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鍾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博為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也

疾之怒後博果坐姦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  
正猶爲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  
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  
以翰音爲雞者抑又何哉

余嘗謂詩經與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  
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  
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  
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以子貢言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

貢即引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證之夫子  
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  
乎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一則許以起子一則  
許以告往知來乃知孔門之用詩蓋如此他如  
大學引緜蠻黃鳥止於丘隅則曰於止知其所  
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引鴉鳩篇其儀  
一兮正是四國則曰其爲父子兄弟是法而後  
民法之此曾子之言詩也中庸引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則曰言其上下察引衣錦褰衣則曰惡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言詩也孔門說詩大率類此亦何嘗泥於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通倫類蓋引伸觸類維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自有宋儒傳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引伸觸類夫不能引而伸觸類而長亦何取於讀經哉

詩小序世以爲子夏作今雖無所考然梁昭明

集文選其於毛詩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漢晉以來相傳如此夫大序既出於子夏則小序爲子夏何疑夫夫子刪詩而子夏親受業於其門且夫子亦嘗以孝經屬參春秋屬商矣子夏以文學稱故夫子又以詩屬之故子夏爲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親有傳授之人而必以後世推測臆度者爲是抑又何哉縱不出於子夏而爲漢儒所作然漢儒去聖人未遠諸儒之授受有緒與後之去聖人千五百年况當

絕學之後者又自有別故詩旨必當以小序爲據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爲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爲文王行後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爲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爲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中楚

以公子午爲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杜預注亦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自漢以來說詩者相傳如此

鄭淡泉長於攷索其古言中所論經傳於攷究儘有詳密處但於義理無所發明獨言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

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木瓜篇小序以爲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曹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甚爲有據。朱子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辭。何耶。

栢舟小序以爲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也。朱傳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豈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晉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勿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峽壟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序。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詩註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小雅

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謹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之小雅何謂之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變必茫然不知矣然則註疏其可盡廢哉

小雅鼓鍾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康成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然則鼓鍾淮上此是嘉樂野合正見幽王失禮處朱子不取而云未詳何也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司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別不譁譁凡今之人莫如弟兄其四章曰兄弟鬩十墻外禦其侮鄭玄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故杜預以爲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甚爲有據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樂歌有甚意義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媠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箋云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蓋武公爲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之有關於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是衛武公之詩當列之衛風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作懿詩以自儆常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厲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儆則亦衛國風詩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蓋卜日選徒是能慎微以御賓客是能接下序與詩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

田爲三縣以與諸大夫獻子謂成鱣曰吾與戊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親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訓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

比經緯天地日文九德不愆成事無悔故襲天  
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是春秋時已有說詩者矣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雋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卽所  
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  
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隨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則凡講禮者皆然而詩之用斯廣矣

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於晉曰秦師又至必將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

晉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魯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欒書侵蔡楚退師欒書從三帥之言不戰而還春秋與之詩曰豈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吳伐楚乘其喪也君子以為不吊詩曰不吊吳

天亂靡有定、

管仲請桓公救邢引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

晉立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宋人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師魯不設備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魯躋僖公傳引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樂

林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  
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繁于沼于  
泂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

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太叔爲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興師徒而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上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  
適和之至也

子產以諸侯之幣重寓書于范宣子曰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周室有王子朝之難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  
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范宣子謀之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宴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  
民歌舞之矣

魯昭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墨曰魯君  
既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  
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孟明敗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貧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敗貪

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左氏傳所載凡列國之大夫聘問隣國者其賓主於燕享之際各稱詩以明志余愛其辨而雅也錄之以列于左方

魯文公與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王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  
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

范宣子聘魯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  
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  
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晉伐秦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  
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

晉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季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請使襄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公降一級而辭焉襄曰  
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魯公如晉謀鄭也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棊子家  
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  
拜公荅拜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  
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郵社稷而使魯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  
邑賦六月

齊及晉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  
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燕享之晉侯賦

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又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  
後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享畢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予皮  
戒趙孟趙孟賦椒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  
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逸  
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  
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  
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龐也可使  
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

韓宣子起爲政聘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  
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  
邑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用  
之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  
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六芘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  
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  
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  
小邾穆子朝魯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芣穆子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吳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  
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傳曰九能可以爲大夫其一日登高能賦當春  
秋時尚未有賦亦未必人人作詩即如前之所  
賦是也蓋但以明志而已

公穀胡氏作傳特孔子書法之發明耳若晉楚  
齊魯鄭衛之事皆賴左氏作傳而孔子之經始  
有着落故孔子稱素王立明稱素臣不虛也雖

其言諸侯之威儀言語其徵應有若卜筮然故  
韓子以浮誇病之然孔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  
文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得傳於後世者皆左  
氏之功也豈諸傳可得而並哉

禮記一書後人疑其出於漢儒附會若檀弓經  
解諸篇是也即檀弓所載如孔子聞伯高之喪  
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  
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  
我吾哭之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而之曰爲

爾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又子  
上之毋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爲伋  
也妻者是爲白也毋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  
也毋只此兩節不但文章之妙非後人可及求  
之典禮亦豈後人所能議擬哉

經解所論諸經要旨亦恐非後人所能道縱或  
出於漢儒當時必有所本必非出於鑿空杜撰  
者諸篇不能盡述聊舉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豈有廢經而傳獨  
行者乎則儀禮何可不列於學官  
朱子作諸經傳註雋有說理精到處若書經註  
出于蔡沉禮記註出於陳灝其何可盡去古註  
而獨行之耶

○  
○  
今之學者易於叛經難於違傳寧得罪於孔孟  
毋得罪於宋儒此亦可爲深痼之病已不可救  
療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叢說卷之二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  
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  
說而專以程朱爲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學有  
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况聖人之言廣大淵微  
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  
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體認

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畧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爲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夫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術其乖如此。彼余恐由今日以盡今之世。但用此革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猶以醜毒愈疾。日就羸憊。必至於不可救藥而後已耳。嗚呼惜哉。

○  
近時之人皆言 祖宗以經義取士恐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又以爲作古詩文甚難。經義直淺淺耳。此大不然。蓋經義皆聖人精微之蘊。使爲古詩文則稍有聰明之人畧加擲括便能成章。若聖賢之言非有待於蘊藉真積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辭乎。况必有待於蘊藉真積。則利根之人沉鬱既久。化輕俊爲敦厚。鈍根之人磨礪已深。矯頹惰爲奮迅。故賢智者不見其有餘。愚不肖者不見其不足。蓋以養天下之才。正欲得其



中而用之。愚以爲自漢以後取士之科莫善於此。但今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進之階。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淵矣。其流之弊一至於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圍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懇勸其刻十

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費去。其事遂寢。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讀千篇舊文。即取青紫

便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之人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所成人何不爲其易且樂而獨爲其難且苦者哉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呼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爲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

而已

有司以近來學者全不理會經傳但讀舊文字以取科第近聞欲專以後場策論爲主嗚呼是見樹木之枝榦蠹蝕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枝榦將曷從生哉夫經術所以經世務故經傳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故今時但當嚴立科禁一切學者有應臺試省試者凡用舊文字之人痛加黜罰如能體貼聖人旨意雖行文或未盡

善亦須曲爲褒舉庶幾可以挽回此風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讀舊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曾經傳者而爲之辨識哉。

我朝深於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介菴諸人。

余以爲十三經註疏板頭旣多一時工力恐難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於聖學而於聖朝政治不爲無補且亦可以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

守便可了此惜無可與謀者

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光武好讖故東漢諸儒僞造此書今周易乾坤鑿度禮含文嘉諸書皆有傳寫本大率皆言符讖占候之事於本經無所發明但古書難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於有關經術之書當遍加訪求士大夫一遇此類亦須極力購之若有力便當刻行蓋去聖日遠則經教日湮而後之談經者將日下一日矣縱有小疵亦當過而存之使後世學士猶

叢說 卷之三 五  
可取以折衷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何獨於經傳而靳惜小費哉

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言句之外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贛易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是經之別傳而皆可與之並行者也較之後世因文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從此抑又何耶

詩有細春秋有微此書今皆不傳聞李中麓家藏書甚多亦有意搜訪諸經各家傳註想亦有世所不傳本恨無從一訪求之耳

京房易傳一書今雖有刻行本但以五鄉六親世應生刻立說正類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後人附會然京房喜言禍福或者是其本書不可考也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暢尚不失漢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後以與朱文石司成已刻板於南太學

劉原甫又有春秋權衡一書甚好余有一本乃宋板今亦在文石處

宋世名賢如范文正公歐陽公呂晦叔王介甫司馬文正公蘇東坡黃山谷皆言學但皆本之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此其所以爲有用之儒耶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倪欲

使學者自見之

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始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遂支離矣

黃山谷在當時不甚講學然學問皆有切實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稱之余觀集中言論更有出此上者今盡拈出以示後人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取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為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實近裡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常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則大通乃東坡之子姪也。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與洞庭彭蠡。回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山谷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揆子然。

汶管是收即岷也

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  
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  
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  
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  
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蓋  
用此道耳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  
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蕩四海會  
同者也

汶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  
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於一則不凝滯於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  
胷次寬則不爲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  
自照顏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黃帝夫設  
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

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  
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胷次以天  
地爲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巴上山谷語

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勤取道學之名以爲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爲二矣

○  
今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元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

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錄之日省月試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



音說 卷之三  
聽然亦必以有無為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草介庵先生為南畿督學是年歲考其適領案  
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為相知曾以公事至  
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文見贈詩介庵  
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  
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  
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圓覺經說  
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睡的宋儒傳註只在孔  
子床腳底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

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  
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此書縱讀得精熟有甚  
用處

介庵是臨川人想其學亦出於象山然只談經  
術未嘗旁及理性其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  
否嘗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蓋為治常法  
堯舜則祖宗何足法能脩德以弭災則天變何  
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則人言何足惜又言南  
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

必可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

兵息民亦何可盡非其言蓋自有見

言傷而堅法者毋為可惑

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為余家藏書尚在托蔡州守以書目寄來假索抄錄皆是諸經各家傳註余細閱之易有五卜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攷經籍攷相出入亦有經籍攷所無者恨無以應其求矣余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

周易集解序亦有發明處蓋深於經術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羨官則不知視經傳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經傳何患經術不明經術明何患天下無善治乎余所撰語林山東各王府亦時時差人買去則知河間獻王何代無之今議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無見

叢說卷之三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四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爲切近陽明旣已拈出學者只須

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己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媿者因此漸漸克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夫講論愈多則枝葉日繁流派日廣枝葉繁而本根萎流派廣則源泉竭岐路之多楊朱所以下泣也其於理性何益哉

今世談理性者耻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蓋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

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况乎理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留心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况乎成性存存

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豈能有加於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唯老莊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昔呂申公當國申公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士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於上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豈皆實心向學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

求以濟其私耳澆競之風未知所屆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在上諸公恐亦不得逃其責也

晉人喜談玄虛南宋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終於不競宋自理宗之後國勢日蹙而胡虜乘釁得以肆其竊据之謀故當時有識者云遂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講防秋講春秋蓋深以爲失計也此非所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或者晉宋當偏安之朝人主無意恢復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

抱故退處里巷講明學術以啓迪後進固無不  
可豈有當此盛朝土地之廣生聚之衆政事之  
繁多旣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日勤職業猶懼  
不足而乃坐糜廩祿虛冒寵榮終日空談全廢  
政務此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蓋本源之地理會得  
明白則應事方有分曉然亦只是自家理會間  
有所得則劄記之以貽同志可也豈有創立門  
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爲群亡棄本業競事空

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旣而一國効之則一  
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効之則天下如狂正所  
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正卯所  
謂言辯而僞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其何以能  
容於 聖世耶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  
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康齋白沙俱  
有語錄此正門人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  
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

自足聳動人、況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統岡  
橫水、川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  
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  
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  
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  
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陽明同時  
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  
爲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遊、甘、泉呼  
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  
及之、卽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  
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莊子比舜爲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爲舜有羶行、  
故蟻群聚之、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凡  
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係則又豈但  
如卷婁而已哉、故今兩司郡縣諸公、尤不宜講  
學、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  
進也、夫依倚聲勢之人進、則持身守正之士遠  
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講學哉、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者哉夫既有心求道則愚魯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故耳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蓋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哉

朱子作傳註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但只是分頭路太多其學便覺支離論語首篇學而特習之一章便說差了蓋因有三箇乎字遂作三段分看以不亦君子乎屬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



法矣此學字說得甚大蓋卽是學爲聖賢之學  
卽復其初就是除此外別無學夫學而至於時  
時習之則功夫無有間斷矣夫顏子猶不能無  
違於三月之後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至於中  
心喜悅則完全是一箇聖人體段故程子曰義  
理浹洽於中則說也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  
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全  
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  
不愠豈不爲君子乎蓋君子卽聖人也悅樂不

愠三字是對代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  
習之今朱子以爲人知之而樂者順而易不知  
而不愠者逆而難則是以爲到不愠方纔成得  
君子是豈聖人之意哉且學以爲己人之知與  
不知於我何與何不知而遂以爲逆以此分別  
難易淺深終是未安

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  
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撇了存養  
又去省察頭路忒多如何下手極是支離陸象

山只教人靜裡用功若存養明白則物欲之來如鏡子磨得明淨自然照得出故後人以象山之學近於釋氏然爲學本以求道苟得聞道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又何必計其從入之路耶昔者朱陸嘗會於白鹿洞兩家門人皆在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言簡理暢兩家門人爲之墮淚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則知功夫語言元不在多也

余在晉都時趙大周先生嘗入覲反晉都語良

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作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劍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

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又手向本  
位立地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  
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  
有此等人哉

余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  
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  
火房中閑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  
名德絕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

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况中人已  
下者但可使由之而已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  
始與之言此所謂因材施教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  
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講  
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  
生蓋天壤矣

余授官南歸雙江嘗作文送行而其舉以相告  
者惟自反於子臣弟友之間今載在集中者是  
也夫能自反於事親事君從兄處友之間而能

言顧行行顧言則學者切實近裡之功孰有能  
加於此者哉又以孔子思發明道之費隱正是  
其吃緊爲人處然際鳶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際  
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  
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  
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  
之道四立未能一焉則自反於子臣弟友者是  
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夫於此而能言顧行  
行顧言則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豈遠哉今之

講道者率舍近而求之遠抑又何也

我朝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  
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余謂射者期於破的  
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  
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  
哉今存齋先生刻學則二書獨象山之言簡明  
快暢其喫緊爲人處甚多讀之令人有感發猛  
省處

程篁墩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

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以敏魯<sup>魯</sup>子以魯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繼道統則亦豈必盡同哉夫千蹊萬逕皆可以入國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之謂也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哉

陽明先生之學今遍行宇內其門弟子甚多講學者亦甚衆然皆拈帶纏繞不能脫洒故於人意見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碍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叢說卷之四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 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  
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臯  
陶謨益稷禹貢郎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  
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恭誓牧誓武成  
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  
子修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興叔服虢有史囂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魯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

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紀言紀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於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風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則領史職者載之若夫識其小者則不賢者之責也故備錄以俟史氏之闕文自

五以至十二共八卷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紀漢晉漢春秋獻帝

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于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隋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庵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



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如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漢雜事漢官典  
職齊官職儀晉公卿禮秩大唐六典之類此皆  
雜載各代之典章以備作史者也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  
有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  
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  
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頴秦書趙書  
燕書有秦記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

書陸務觀南唐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  
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  
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錄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  
日滅於天下也

余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三  
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  
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  
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  
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

不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彙集則茫無所錯。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而其人遂成疢痼。

可無懼哉

太史公史記爲歷代帝王作十二本紀。爲朝廷典章作八書。爲年歷作十表。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其凡例皆以人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遺其例。蓋甚奇矣。

史記起自五帝。迄於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

可得真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蕪穢冗濫去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去數十傳一傳中削去數事亦何關於損益之數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聯故并作一傳然終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霸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

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世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後世必當有褒崇之典也故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上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上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

耶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  
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爲傳  
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  
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  
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  
珠粲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  
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矣左傳之文

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扎觀樂一段  
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  
知此老胷中自有一副爐鑪。其點化之妙不可  
言也。

史記游俠傳序論至取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  
之君子義不苟合當世者以此兩者相形以較  
短長似爲太過。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  
揚出入若神龍變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蓋  
甚奇矣。漢書游俠傳序其說稍近正。而文章則

去太史公遠甚二篇不可並觀矣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記公憤激著書處  
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  
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  
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  
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  
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  
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  
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

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鉤者非誅之是  
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爲誅首矣而  
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  
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  
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  
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  
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倣詭博達謬悠其說  
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  
此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班孟堅漢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曾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袞先後字字

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矣

相傳謂歐陽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蘇子瞻與黃山谷亦只稱班固書不常道着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山谷則蘇公之友也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

東漢二百年之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為過

陳壽作三國志與丁梁州索米又因諸葛武侯嘗黜其父故傳中言臨敵制勝非其所長世遂稱為穢史然其叙事簡嚴質實猶不失史家之体格自壽之後而作史者殆無足言矣

自唐以前諸史唯晉書最為冗雜正以其成於眾人之手也此謂之百家衣骨董羨夫布褐雖至麓惡然使其為完衣則猶可適體今或以布

褐與錦綺雜綴成服其得為觀美乎蓋經五胡雲擾之後晉事或多遺失而王隱之書晉人元陋其淺鄙唐之諸公遂以郭頒世語劉義慶世說新語諸小說綴緝成書其得謂之良史乎以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手終是可觀

新唐書歐陽公諸志序論甚好宋子京作列傳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為不如劉昫之書為勝

自陳壽三國志後惟歐陽公五代史平典質直  
最得史家之體即歐陽文字中亦無有能出其  
上者這便是當行家

史至宋元遼金四書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特  
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爲非同志  
三四人不可蓋列傳中有事不關於朝廷又非  
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  
數百人其有一傳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

複太甚者當盡數抹去或一人傳中其一二事  
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  
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  
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爲是後大  
周以內艱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  
遂寢

聶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  
蓋我朝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於  
六部凡歷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



案牘查之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於政體者一一錄出修爲一書則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兩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人率卽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脩史者無所依據殊不知今皇帝臨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卽爲記言所行之事卽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脩則欲攷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亦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晉都尅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雙江了此一事否

叢說

卷之五

叢說  
卷之五終



